

母亲的乳名

□ 程中学



说起“甜韭菜”，远处不知道，张家口这一带的人都吃过，都知道是什么。也有人叫“苦菜”。其实叫苦菜的定义并不准，苦菜是广义的，包括山野间所有可吃的苦味的野菜。

“甜韭菜”是我们这儿的乳名，她的官名是什么，现在还没起。我为什么要把甜韭菜写她，中年人自然懂得。

小时候，她是我们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食物。没有她，就没有了太多像我一样年纪的生命。至少没有她，便没有我的生命。

那时候，自己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父母每天早出晚归，到秋后所分的粮食，省着只能吃半年的。我有三个哥哥、两个姐姐，聪明的你一下就算出我们家有八口人。如算出七口，那你就错了。

现在六七岁的孩子上学还是父母接送，我们六七岁的时候手里早拿着桃菜铲漫山遍野谋生去啦。春风还没有吹绿大地，我们就迫不急待地开始寻食。如果是你，你肯定寻不着，咱虽小，但咱是行家。咱知道哪儿有什么，咱能从去年老死的枯叶下挖出最新最嫩的小根，如“波儿英”、“老扒扒”、“舌串串”……后来我知道“波儿英”的大名叫蒲公英。蒲公英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其实“甜韭菜”的传说也很凄美，只是我们这一片的文人太少，没有传播开来。还有好多好吃的野菜，我到现在也只知道小名不知道大名。小名还不知道写对没有，如“蕨儿菜”、“筒筒菜”等，最好吃的要数“妈妈奶”。她只要一破土，出来便是花骨朵，顺着骨朵往下挖便有小拇指粗细的根。挖至六七寸长下面就是老根。老根不好吃，就不再往下挖。拔起嫩根和骨朵，放在腋下擦巴擦巴泥土，便塞进口中享受。我总是先吃根，后吃骨朵，根没有骨朵好吃。骨朵又嫩又甜。后来有算命的人说我有老来福。因为我是先苦后甜吗？但愿如此。

上面说的只是辅食，就像现在孩子们的零食一样。零食是填不饱肚子的。能填饱肚子还得靠“甜韭菜”。她是上帝批发给我们的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她便顶出红红的嫩芽，那嫩芽小得只有蹲下才能看得见。可下面的白根却有五六寸长，有火柴头那么粗。我们蹲在地里可劲地挖，甜韭菜也在拼命地长，生怕我们看不到她。她像母亲一样，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愿让我饿肚子。任你怎么挖，她却越挖越多，越长越大。整整两个季节，她都是我们的主食。既是菜，又是饭，吃不完还要晒干，等到冬天和上玉米面就一碗数得清的小米稀饭，日子就这样吸溜吸溜地度过，我也在苦苦的岁月里像火柴棍一样地成长。

甜韭菜，本就是苦的。但人人都叫她甜韭菜，在苦中嚼出甜来的时代，让清苦的生活有了一丝清甜味，日子就有了盼头和希望。抑或是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的缘故，甜韭菜是救了一代人的再生父母，作为儿子，我们能说自己的父母丑吗？

如今，我们已不再靠甜韭菜生存，但她仍与我们息息相关。每年春夏交替之季，当她长出红红的嫩芽时，无论是穷人还是没钱人，都要拿上桃菜铲蹲在地里灰头土脸地挖上一阵。那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在大地图面前，在甜韭菜的面前，我们一样都是她的儿女。

婆婆的“巨款”

□ 吴婷

周末回家，婆婆神秘地拉着我和老公进房间，从一个装冬衣棉被的大箱子底，摸出一红肚兜儿。

我很是惊奇，笑嘻嘻地问婆婆，“什么好宝贝啊？藏得如此严实。”

婆婆笑而不答，指着窗户，让我去瞧瞧窗外可否有人。我快速地走过窗旁，望了一下，便坐到床沿。只见婆婆一层一层地解开肚兜，我目不转睛，生怕错失一眼看不到宝贝。

婆婆解开最后一层，里面是一些碎钱，一毛、五角、一块、五块……硬币纸票都有。老公大失所望，不以为然地对婆婆说：“妈，就这些东西啊？”

婆婆脸上挂着笑容，很兴奋：“你们快帮我数数，多少钱？这些可是我几个月来，买菜时偷偷省下的。你爸不知道哩。”看着这几大捧零钱，我竟不知所措，一连数了3次，用了将近20分钟。婆婆就一直坐在我的对面，仔细地看着我数，得意洋洋的，像做了一件大事。

我告诉婆婆，里面一共是627块8角钱。婆婆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后凑到我耳旁，悄悄地说：“把这钱存到银行里去。”

就这点钱，还是零零碎碎的，我们实在不想

跑到银行，怕人笑话；可又拗不过婆婆，只得硬着头皮去了。回来后，我们把崭新的存折交给婆婆，她乐呵呵地接过去，翻看了一下，就递给我：“存折放你们那吧。妈又不识字，搞不好哪天就给弄丢了。”

每次放假回家，婆婆依旧拿出一包零钱，叫我们数。有时几十块，有时一两百的。我们都一跑去银行，帮她存起来。在遭银行营业员好几次的白眼之后，我们再也不想去给婆婆存钱了。回到家中，告诉婆婆我们的尴尬和苦恼。这时婆婆正在厨房洗碗，听后，她怔怔地站在灶旁，用抹布来来回回地擦着灶台，若有所思。老半天，婆婆喃喃地说：“下次，我先到小店把零钱换成整的。”

老公甚是纳闷，问婆婆，为何要存这些钱啊？婆婆一脸凝重：“你们不是要在城里买房吗！妈是农民，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平时省省，一点一点地存，以后好给你们帮衬些。”顷刻，我无语以对，泪水溢在眼眶，心中酸苦杂陈。

我攥紧鲜红的存折，问老公：这难道只是一点“小钱”吗？里面分明是一位母亲的心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“巨款”！

妈妈是遥控器

□ 于永海

女儿经常说：在我家，她是太阳，她妈妈是地球，而我则是月亮。身为一个时时刻刻都不但要“自转”，而且还要围着她们“公转”的角色，很自然地，所有家务活都归我一个人“承包”。

本来干点家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权当活动活动筋骨，但我平时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在网上看连载小说，而每当看到精彩之处时，便什么都不愿意干了。可是偏偏这种时候，妻子的指令就随之而来：老公，把地板擦擦；老公，把这几件衣服洗洗；老公，该做饭了……每次得到指令后，为了不招致“暴风雨”的洗礼，我便只得无奈地离开电脑，去完成妻子安排的任务。

这天，我们一家人回到老家。为了顾全我的面子，妻子竟破天荒地让我在一旁休息，她则卖力地干起了家务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儿纳闷地说道：“奶奶，我妈今天有点反常，平时她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，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呀？”

母亲一听，好奇地问：“不会吧？那你的家务活都是谁干呀？”

“当然是爸爸啦，所有的家务活都是他一个人干的。”

“那你妈妈干什么呢？”

“妈妈说了，她是‘遥控器’，每天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——指挥爸爸干活。”

风铃

□ 君豪

这是一对老风铃，二十年前我在重庆磁器口小店里淘到的。一根简单的麻绳，上面穿着一个刻有图腾的不规则木块，下面系着一个用铁片手工做成的小风筒，风儿起时，其中的小铁棍敲击着铁筒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悦耳铃声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风铃生锈了，可响声一直没变，还是那样清脆。

我把这对老风铃挂在新办公室的窗棂上，“叮叮咚咚”……

风铃在风中摇曳着，这清脆的声音，我听来是如此的安详，如此宁静，像一曲钢琴音的伴奏，在初春的细雨中轻轻地拍打着我的思绪。

曾多次去重庆，不只是那里有最要好的老友，还有那“一条石板路，千年磁器口”的老重庆味道。记得那天，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徜徉在巴渝第一古镇里。古朴粗犷的巴渝遗风，古风犹存的茶馆，历史印记的码头，佛、道、儒三教并存的九宫十八庙，在与老人们的叙谈中得知，古镇昔有“三多”：庙宇多、名人足迹多、茶馆多。古镇还有享誉四方的三宝：毛血旺、干张皮、椒盐花生。

在这里我似曾找回当年那种“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后万盏明灯”的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。

往事如风，吹动了风铃。

“叮叮咚咚”……

风铃的快乐无法掩藏，拥有风铃的人也应该

是快乐的吧！

清风拂过，初春的润雨随着风飘进窗，风铃在风雨中摇摆，那悦耳的风铃声不就是风的语言吗？

世上最美丽的相逢，莫过于风与风铃的相遇，风不止而铃不息，我为你吟唱，你为我执着。

“叮叮咚咚”……

今天的风铃略带忧伤，雨润湿了我的眼，心中被满满的牵挂和思念充盈着。

雨中的风铃是一段心情，雨中的风铃是一声轻轻地呼唤，雨中的风铃是一串永久的祝福。

“叮叮咚咚”……

风铃响在心的深处，是风雨与岁月淹没不掉的声音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，总在心头。提起笔，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、更谢绝抄袭；原创的，真实的，都是美好的。提醒：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，包含邮政编码。

投稿邮箱：zyq_405@163.com。